



QIN AI
DE MEI YING

亲爱的

魅影

此人，死于爱情

一个为爱而生，因爱而活的女鬼，阴阳之间，
体味如《画皮》般的凄美绝恋

邓元梅 刘睿

爱 真的就是这样长着小利牙的吗？

真的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地咬着所喜欢的人吗？

现实总是在对着我绽开笑脸之后又给了我一记耳光。

很多次都是这样，我却总是忘记。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QIN AI
DE MEI YING
亲爱的魅影

此人，死于爱情
- 全为爱而生，因爱而活的女鬼，阴阳之间，
体味如《画皮》般的凄美绝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魅影 / 邓元梅, 刘睿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104-0475-7

I. 亲… II. ①邓…②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845 号

亲爱的魅影

作 者: 邓元梅 刘 睿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柏拉图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 × 960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475-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目
录

CONTENTS

尾 声 231

第十章 女人的爱 213

第九章 难料的世事 191

第八章 天长地久和劳燕纷飞 177

第七章 理想的败类和现实的俘虏 163

第六章 幸福公式 143

第五章 爱是长牙齿的 125

第四章 去他的『我爱你』 103

第三章 暖手 077

第二章 此人，死于爱情 041

第一章 自杀还是他杀 003

引 子：十月桃花 001



INTRODUCTION

引子：十月桃花

求求你

别在路上表演坚强

求求你

别在夜里暗自忧伤

要像星星一样寂寞

就写在脸上

有十月桃花盛开在远方

你就这么走吧

不带行囊

当你独自归来时

再向我倾诉衷肠

求求你

别在阳光下遥望梦想

求求你

别在男人中散发幽香

要像月光一样孤独
就别手指冰凉

有十月桃花盛开在远方
你就这么走吧
不带惆怅
你独自归来时
再告诉我
生活就是这样

求求你……

生活就是这样



CHAPTER 1

第一章 自杀还是他杀

不，我不能。

我不能顺着你的字迹写下字迹。

不，我不能。我疼，很疼。也许你不信，不愿意相信，不情愿相信 003
或只是不要相信。

但，这是真实的。我疼，很疼。

很难说疼在哪里。但我的内心被这疼痛不断地吞噬着。

不，我不愿意提起。请别向我问起。

我需要你。但我真的不想说。对你说起。脆弱地。请你。不要对我
说。

你——亦需要我——在生命里。

我，竟哭了。这也许很荒唐。但我的泪的确打湿了我的脸以及我的心——我在怀念你。我不知道。怀念一个放下我而去与另一个女人共度的男子。

你不是最出色的男子，但却是最爱的男子。爱，从来不管孰是孰非。我——躲不开。

你，是我最深的迷惑和痛。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我的生活，在幻想之上，绚丽空洞，我的心它无处归去。你——不是我的家园。我——亦不是。

爱情（假设它存在），我知道它从来只是“致幻剂”，“一种误会”“一条通往幸福或不幸的唯一通道”。它比美貌更致命。

爱，从来不会改变它的性状，无论你是否去辨认，无论你是否去端详。

“虚幻的外衣下”，你能“存留多久”？

“虚幻的外衣下”，我又能“存留多久”？

我，该在何处停下脚步。似乎没有合适的土地。我不管。只要，只要有你的声音和脚步响起。我的天光仍然在，就夸大成一片天空吧。

爱，荒谬而迷惑。永恒或美好。

爱，覆盖你之后，信心也就从此沦陷了。

爱，从来无法回帆，从来无法想起。你，无从看起。

重新描绘，一幅在云彩上的图画。我不知道，风吹过云彩，你会是什么形状？

——摘自《欣儿日记》

1

我死了，这是事实；但这次我绝不是自杀，这也是事实。当我明白这个事实时，我已变成一个幽灵四处飘动。

我看到了一个让自己陌生的家，喝空的安眠药瓶放在洗手间的梳妆镜前，盖子丢在一边，我的化妆品整齐地摆成了一条直线，与我平时的习惯不大一样。

005

我喜欢在睡觉前化妆，而且化妆品从来就是凌乱地摆放，自从我靠安眠药入睡后，我就喜欢在睡觉前把自己打扮成最美丽的样子，我经常在想，或许有一天，我就会在安眠药中安静地死去，那也是我最愿意选择的一种死法，我希望死得干干净净，死得利利索索。我无数次幻想过一个死后我的形象：我的肉身在最后存在于这个人世间里的那段时间里，显得无比美丽安详，我希望自己不要像凋零的花朵。

但现在我真的死了，却死得一点也不干净利索，反倒是看上去如此的丑陋不堪。

对此，我大惑不解。我终于发现，死亡有时并不能给人以快乐。那张我一直喜爱的大床上，我的肉身横陈在上面，看上去那么别扭。我的手腕被切开，身上那件东子为我买的湖蓝色睡袍像是匆忙套在身上，半敞开着，里面珍珠色的内衣暴露无遗，沾满了血迹；血迹已经凝固发黑。我原本白净富有活力的肌肤也失去了原有的感觉，被我自己的血弄

得一塌糊涂。我看着我自己的尸体，被那些不相干的人折腾来折腾去，不停地拍照，我真想喊住他们，不要这样干，我不想我自己留下这样的一副模样。

我的那本《欣儿日记》被放在卧室里的书桌上，离我死去的大床只有十米距离，我不知道《欣儿日记》为什么会放在书桌上，而且还有一些散落在地上，一如我不知道我的化妆品为什么会摆成一条直线一样。我记得我喊过，但没人听得见。我还记得我想爬起来过，浑身却没劲，我不记得我是否吃过安眠药，我只是在睡前喝了两杯红酒，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爬不动，任自己的鲜血从体内涌出。但说实话，我感觉不到任何痛苦，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

我没有能目睹自己完整的死亡过程。等意识到自己完全死去后，那时我已变成了一缕可以四处飘逸的女鬼，眼睁睁地看着无数个陌生的人在我的家里进进出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芮儿。芮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不是东子？我一无所知。我记得芮儿是在北京的。芮儿冲进我的卧室时，卧室里乱成一片，芮儿在我的卧室里看到了那本《欣儿日记》，散落在卧室里的地面上，她不顾人群的嘈杂，一页页地去拾那些满地都是的纸片。

芮儿是我最好的女友，姓林，名芮。我叫她芮儿，一如她喊我欣儿一样。其实我叫陈红欣，很艳俗的一个名字。我不喜欢，芮儿也不喜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叫她芮儿，她喊我欣儿。这个名字属于我们，当然，也属于东子。东子也不叫东子，叫谭冰。是我给谭冰取了一个东子的名字，冰乃冬也，我对东子这般说。我不喜欢武汉的冬天，湿冷湿冷的。谭冰的名字容易让我想起冬天，我才给他改名东子，取“冬”的谐音。他不得不接受，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固执，甚至有时候显得有些霸道的女孩，东子总是迁就我，无论什么，只要我喜欢，他总是喜欢或装作喜欢。当然，被爱情附体了的男女，任何言行举措都是

人情入理的——如果爱情存在的话。我一向这么理解爱情。

我死了，这是事实。死亡原因：自杀。当然这是警察下的结论，我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在这之前，我自杀过两次，都是东子把我强行救了回来，我是这样对东子说的，既然我们不能相爱，就让我死掉吧，为什么你还要救我呢？

东子每次都这样对我说：“我舍不得你死去。”

我笑了，为爱情的存在。我读过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每次读到凛子对久木提到死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打寒噤。但又觉得凛子的想法也不错，为此我有些羡慕凛子。她至少有位愿意和她一起去死的男人，在最快快乐、最激情的时候。东子不行，即便我那么爱他，也不能当作我为之辩护的理由。东子不属于那种浪漫得敢胡作非为的男人；东子也不属于那种有勇气，可以不管不顾，能够一往无前的男人。

007

但我就是喜欢他，出奇地喜欢。这叫什么？叫冤家还是报应？不是说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吗？不是说上帝想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之疯狂的吗？我们，至少我有时是疯狂的。

2

我的父母亲、哥哥、嫂嫂和姐姐都从遥远的内蒙古赶到了武汉，可他们的表现却令我大失所望。我原本以为他们中至少有一位会为我的死而大恸，现实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好像是在参加一个不相干的人

的死亡仪式。公安局的人冲着我的亲人们问：“你们谁来签字？”他们都站在那，呆若木鸡。

芮儿来了，芮儿走近了我，看着经过稍许整理后，看上去不再那么不堪入目的我的尸体说：“她不会以这种方式死掉。”芮儿伸手去摸我，从上到下。我一直喜欢被芮儿这样抚摸，我们只要在一起，每到夜里在一张床上睡着前，她就会这样反复在我身上摸索，好像是在探索什么。但现在我感觉不到她那双柔若无骨的手的温度，那是我的尸体，没有了感觉。我的灵魂变成了鬼，正在一旁观看着人们折腾它。它没了东子常说的那种温润，那种绸缎样的滑腻。除了芮儿，我的亲人们没有一个人敢走近我，更别说敢像芮儿这样抚摸我。芮儿一寸一寸地摸着我，我看见她已是泪流满面，她喃喃自语：“是她，是欣儿。就是欣儿。”

008

最后，我的父亲在认尸报告单上签上了名字，他很认真，和他每一次需要签字的时候一样认真。在我的记忆里，很少看到父亲签字画押，偶尔看到一次，他的表情都是这样认真，神色凝重，显得无比虔诚。我永远不理解，签字有什么神圣的内涵？不过当你为自己的女儿，在这样的东西上签下这样的字时，或许本就该显得虔诚。我看到父亲眼里的迷茫和深深的痛苦，我无法否认父亲对我的爱，他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一个懦弱，早早就没磨去了生命锐气的男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大多数时间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就和现在目睹亲生女儿的尸体时一样，而他的手，他的嘴角，以至于他的全身都在颤抖；他压抑着这种难以忍受的颤抖。我的父亲，一位一生都在目睹自己的不幸的男人，双鬓已经斑白的头颅低垂着。

还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站在父亲的身后，她一直在悄声地哭泣，从见到我的那一刻起。这个曾经美丽的女人，养育了我，又看着我变成一具毫无知觉的尸体。这无法说不残酷，我以为我能理解她的感受，其实这不对！我没做过母亲，我根本无法理解一位母亲的感受。

对不起，我可怜的父母，我也没有办法。你们既然无数次原谅过我的任性和胡为，那就最后再原谅一次你们的女儿好了。

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看到东子这个我为之不惜用生命来换取他的爱，来威胁和逼迫的男人。

东子在哪儿呢？

警察在我自杀的现场找到了一本存折，他们把存折交给了我的父母，存折上面还有三万块钱，但要取得这笔钱款，需要去我的出生地开证明。我哥哥几乎是立即说：“我回去办证明。”我那嫂嫂紧跟着说：“我跟你一起回去办，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我不埋怨他们这种显得有些冷酷的做派，你要是从生下来那一刻起，就被贫穷死死纠缠着的话，你是没办法拒绝这样一笔金钱的诱惑的。我一直认为我的哥哥有些傻，傻到不知道掩饰自己的欲望和贪婪。但我还是时常会记得小时候，他在严寒的冬天背着我去上学，在我手脚冷得受不了的时候，用自己的怀温暖我。现在，才四十岁的哥哥，看上去那样苍老和猥琐。而我这位嫂嫂，有一对时刻都瞪圆了的眼，她的头发好像从来也没梳理过似的。

009

哥哥和嫂嫂回内蒙古去了，芮儿带着我的父母和姐姐把我送进了火葬场，在我那具冰凉的尸体被推进火化炉火化的过程中，芮儿一直盯着炉子看，她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难以克制自己不去想，我那陪我度过三十年的肉躯，我自己，还有东子，也许还有芮儿，他们是那样迷恋它。无数的欢乐还有痛楚，都随着熊熊烈火化为乌有。在这消亡的过程中，据说会有一次爆裂发生在火里逐渐鼓起的腹部。

当我回头看见芮儿擦去泪水，面色变得凝重，目光透出骇人的坚毅时，我知道芮儿懂我，知道她绝不相信我死于自杀这样的结论。谁也不知道，她之所以会突然出现，是因为我俩约好了见面的。我当时决定去北京上学，芮儿说正好她有事要回武汉，顺便来接我，我知道她是想我能结束和东子的关系，她一直就反对我和东子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起。

她能相信我会在这个时候自杀吗？这太荒谬了。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她，警察们只是公事公办地记录了她提供的信息。我不明白，当然芮儿也不会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不是自杀的。我知道芮儿下决心要弄清我的死因，她要牵连于此事的人为此付出代价。我无法表达我的情感，我突然发现芮儿是我唯一的亲人，也是唯一关心我的死的人。

我的躯体终于变成了一堆灰，一小堆灰白色，有点像水泥的灰。你活着的时候，很难想象你那千般呵护万般怜爱，会有无数种种欲念情仇由此产生的肉躯，改变状态会是如此这般简单。到这时，我才知道只有当你死过后，才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你不可能跳出去，做自己的上帝。一个人看着自己变成一堆灰烬的肉体，居然会是这样奇怪的感受，但你不会因此就忘掉种种。

芮儿买了一个檀木骨灰盒，把我的粉末，或者说是化成粉末的我，迅速装进了散发着檀香味的木盒里，芮儿在问我的父母：“欣儿的骨灰盒是留在武汉的公墓山上，还是带回内蒙古？”父母和姐姐都没有说话，我用力想动一下，却发现自己连这么个轻轻的盒子也没办法撼动。我不知道芮儿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她把盒子抱紧了些，对我的父母说：“欣儿说过不愿意回内蒙古，我去替欣儿买块墓地吧。”芮儿开着她那辆奥迪A6扬长而去。芮儿的车是我不喜欢的黑色，我对芮儿说过多次，这样的车，这样的排场属于男人，不应该属于女人，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而做着——一个著名国际品牌中国北方大区经理的芮儿根本就不理我这一套，芮儿说：“我更愿意自己是个男人。”芮儿在用她的方式喜欢我，甚至是爱我。我活着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直到我死了，直到我一直没有看到东子露面，我才知道对我最好的人是芮儿，不是东子。我甚至怀疑我的死与东子有关，甚至怀疑东子在我身上做了某种手脚，甚至怀疑我根本就没有吃过安眠药，那瓶安眠药是迷惑所有人的假象，更没切开自己的手腕。我没有自杀。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呢？

不过我知道，芮儿绝对知道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自杀，不仅仅是我和她约好了要见面，更因为她知道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可供我选择的死法有很多，但我不会让自己死后的形象显得狼狈不堪，不会那样把自己的鲜血弄得到处都是。这不是我一向的风格！芮儿深信，我相信东子也知道。我自杀过好几次，可我已经准备去北大念书，已经想开始另一种生活，在这个时候，我真的不想死。

我突然成了鬼，一个女鬼，那种枉死的女鬼。我变成了一个女鬼后，根本就没有面目。我发现自己既不是“轻”，也没有足以让你感到“重”的质量。这是一种存在的第三种状态，就好像是在被送入时间旅行的过程里，突然出了问题，我的灵魂再也无法凝聚。

我死去的夜晚，我记得我照样喝了红酒。我现在怀疑红酒里有安眠药，否则我不可能被人切开手腕而一点知觉也没有，就那么躺在自己的床上一动不动。于是，在我不想死的时候死掉了。妈妈在我小时候说的话是对的，当你开始留恋这个世界时，你就必死无疑。

011

只是我想不明白，是东子吗？那东子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置我于死地呢？东子真的这么恨我？我突然很想见东子了。

芮儿为我选好了一块墓地。下葬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正当芮儿指挥工人把我的骨灰盒放进公墓山的一个土坑里时，东子出现了。他是自己开着车来的，我看见还有一辆出租车远远地跟在东子后面，我的眼睛一刻都舍不得离开东子。我发现尽管死了，我的灵魂还是在追随东子。东子几乎是跑着来到我的墓地的，东子在喊：“等等我。”东子怀里抱着一束我最喜欢的黄菊花。

我看见芮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冷的光，不过转瞬就消失了。芮儿表情平静地接过东子怀里的花，东子跪了下去，东子的眼泪就是在他跪下去的那一刻掉下来了。东子说：“欣儿，你还是走了，老姐，你还

是不要我这个弟弟了。老姐，说好的，你是我永远的姐姐，我是你永远的弟弟，我们写了协议，都说好的事，为什么你要在我出差的时候，偷偷溜掉？姐姐——”

东子的一声“姐姐”把在场所有人的眼泪都喊出来了。我是个女鬼，女鬼没有眼泪。可在东子的一声“姐姐”里，我竟然有了一种死而无憾的幸福感。就在这种幸福感油然而生的同时，我仿佛看到了东子的妻子朱小燕，她显然是跟踪东子而来的。那辆出租车上载着的女人就是朱小燕，她穿着一身黑衣服，罩在大衣下的黑裙随着她的步伐摇曳不定，像一个晦气十足的头颅在黑漆漆的山野里滚动着。

朱小燕并没有走近我的墓地，她一直躲在树丛后偷窥这边的东子，她的表情看不出是喜还是忧。朱小燕的父亲是一位建筑材料界著名的大亨，东子今天拥有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他的岳父。他和朱小燕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东子的父亲生前是一位监管建筑材料方面的官员，和朱小燕的父亲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利害关系。就因为这，东子不得不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却深爱着他。这也是我和东子相恋了两年零三天没有结果的最直接理由。当爱情遇到现实的利益时，是毫无存在的价值和理由的。

东子，我亲爱的弟弟，你的哪一种表情才是最真实的？作为女鬼的我，也被东子弄迷糊了。

我从朱小燕的身边飘向了芮儿，芮儿没有看到朱小燕，芮儿在看东子，她的眼睛里藏着太多的东西，我看不懂。我对芮儿的生活一向看不懂，芮儿至今不结婚，不找男朋友，她的老家在荆州，她的祖父据说是荆州的首富，她身上有着大家闺秀的典雅，也有着武汉女人的泼辣。芮儿说，在服装销售界，没有她搞不定的。在男人堆里打拼的芮儿，对男人敬而远之，对我却是百依百顺。对我身边出现的男人，芮儿从来都是冷漠以对。我、芮儿和东子只在一块吃过一餐饭，东子要埋单，芮儿

说：“你埋你自己的单，欣儿的由我来。”东子没听从芮儿的话，去收银台结完账回来后，芮儿对着他发了很大的脾气，她指着东子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会吃你的饭？”她把钱丢在地上，扬长而去。从这以后，有东子出现的场景，我再也不敢叫芮儿。

我的目光在芮儿、东子和朱小燕的身上飘来飘去。芮儿指挥工人把我的骨灰盒埋掉后，东子也从墓地边站了起来，他走近芮儿，说：“林芮，我来晚了。我对不起欣儿，也对不起你。”芮儿指了指不远处我的父母亲和姐姐说：“你应该对他们说对不起。”东子又走到了我的父母亲和姐姐身边，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的父母亲和姐姐显得很木讷，他们喃喃地说：“霞儿没福气，霞儿的命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父母亲和姐姐相信我是自杀的，一个都自杀过两次的人，还指望别人相信她这次的死与自杀无关吗？

东子说：“伯父，伯母，你们把我当儿子看，今后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东子说这话时，我感觉东子像是在演戏，我很想冲过去扇东子一个耳光，可我还是一个新鬼，除了飘来飘去，还没有任何力量。为什么？我一直没对他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即便是在他一次次对我食言后，我都是一如既往地不计较。可这一次，我突然产生了这种念头，虽然只是一瞬间。

东子从怀里掏出一叠钱，他没有数，直接把钱放在我的父亲手上：“你们留着慢慢花。我不能陪你们，刚出差回来，公司有一堆的事等着我处理。”芮儿走过来了，她对我的父亲说：“把钱还给他，欣儿不想你们收他的钱。”东子的表情很尴尬，想说什么，却被芮儿打断了：“谁的良心谁知道。”父亲有些不情愿地把钱退给了东子，东子不想接，朱小燕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东子的身边，我们谁都没有发现，朱小燕拉住东子说：“谭冰，打你的手机没人接，我爸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说完朱小燕拉着东子离开了我的墓地。我父亲不知所措地拿着那